

田中禾



月亮走
我也走





0449201

田中禾

月亮走 我也走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月亮走我也走

作者：田中禾

责任编辑：杨 葵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远小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31千

印张：11.25

插页：2

印数：0001—2,300册

版次：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666-2/I·665

定价：7.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落叶溪”系列十一题.....	1
人头李（1）八姨（4）祠堂印象（9）	
马粪李村（15）缠河（22）椿树的记忆（28）	
花表婶（35）绿门（40）二度梅（48）	
吕连生（55）第一任续姐（61）	
“青草地”系列五题.....	68
青草地（68）河滩（82）月亮走我也走（93）	
槐影（107）椿谷谷（122）	
五 月.....	142
明天的太阳.....	180
天 界.....	233
轰 炸.....	282
代后记：梦中的妈妈.....	349

“落叶溪”系列十一题

人 头 李

他的头装在牛笼嘴里，挂在城门上。黑紫一团，并看不出什么名堂，鼻子眼也难以辨认。小孩子比手头，向它投石子，噙——打中了，苍蝇浓烟般飞起，臭气薰天。大人喝叱，我们跑开。一会儿又聚拢来，指手划脚议论，打赌，相约半夜来看人头转圈儿。可惜母亲管教严，我又往往睡过，一次也没看到。只听小锁夸口，“卜楞一圈，卜楞一圈，哼——跟活人哼得一模一样。没风，没灯，月亮白花花的，鼻子眼都照得清清楚楚，在脸上乱动。”后来由一个讨饭的掂到城外去埋，我们跟着看，才知道那面目实在可怕，吓得夜里做梦，大喊大叫。

母亲说：“其实他很有派头，和和气气，一点儿不像土匪。”

“你认识？”

“老邻居，崇实小学的李老师嘛！教过你二哥。”

我很懊悔，母亲若早告诉，还可以在伙伴面前吹嘘一番。

“老师干得好好的，怎么就去当土匪？”

“同校长不对劲。校长打他一耳光，说他烂草鞋顶不到人头上。他就去当土匪，给崔二蛋当参谋长。捉着校长，笑着说：‘你看，我能顶到头上吗？’校长吓得拉了一裤裆。”

我觉得这人头挺好玩。

后来挑水的白赖说：“李三么？砍他的是黑圈，可真够朋友，——他们小时候在一起读过《论语》——刀片嗖地扇过去，骨碌，头就滚到脚下，活儿做得干净极了。可不像当年他宰老苍头，先从腮帮割，割到胸脯，还把舌头留着，让他骂。李三捏着小茶壶儿站在一旁点头，‘好！真是千古绝骂！’这个驴×的损货，真不地道。当年我给他挑烟土，——他做烟土生意狠赚了钱。赏钱畜得很。家伙，瘾大，赚的钱抽光，又卖地，卖房。一边扒房一边骂他爹：‘浇这么多石灰，连个囫圇砖都扒不出来！’再没钱，让老婆跟十六师吴团长睡。他老婆美人儿呀，娇滴滴的。吴团长给弄白面，就是老海。洋人做过的东西，比烟土劲儿大多了。绿豆粒儿这么一丁点，放在锡箔上，灯头一燎，哈——吸——一股劲把白烟吞进肚里，精神就来了。十六师撤走了，老婆死了，想抽烟只有干土匪去。”

小时候对李三的印象不如解放后深。我上初中，只要讲农民运动，历史老师准会拿他作例子。说他是教书人的败类，镇压农民革命的血腥刽子手，把红枪会烈士阎苍头活剐了，残绝人寰。后来，忽然听说阎苍头是恶霸杨大少收买的地主

武装，李三被反动军阀杀害，应该定为革命烈士。两个穿灰制服的人出现在我家，找母亲作调查。母亲闪烁其辞，惶恐异常，待明白了这次调查对李老师有利，就嗫嚅地说：

“那次崔二蛋进城，男人绑票，女人掳去作践，店铺砸开栅板门，随意抢。我们大牌坊多亏了李老师。他在里边当参谋，在我家门口插一支蓝旗。蓝旗是土匪亲眷，不许进，左邻右舍躲在我家，女人们才免去一场祸。……他是担风险了的。若被崔二蛋查出不是亲眷插旗，是要五马分尸的。”

我们学校敲钟的毛老二却向灰制服的人作了完全相反的证明：“这事呀，我不清楚谁清楚？进城崔二蛋杆子我们俩一起去的。他竖着一根指头对我说，‘毛呀，咱们当这个去。又有吃又有喝，还有烟泡吸。女人随便玩。干几年，国民党一招抚，少说给个团长。这年头，这就是正道。’果不其然，县城给敲开了。治安团，十六师全跑光。那一夜，李三就搂了三个小妮儿，都才十五六，可怜见，哭得泪人儿样。”

“你看见……吗？”

“嘿，隔个箔篱子，看见？听也听清楚啦。崔二蛋高兴得拍着那妮子说，‘好好伺候参谋长，老子有赏。’”

李三的案总也定不下来，对这个黑紫的人头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生前的面目。我问五爷，我知道他曾因打官司同他有来往。

“说不上孬孙，顶多是个痞子。”五爷说，“文才好。他写的状子被告原告都害怕。只要他的笔头子抹你，你怎么也打不赢官司。那润笔贵得很，烟土，一张嘴就是十两八两。打赢官司承不完的情，三天两头去喝酒，打秋风。到头来，原告被

告一样倾家荡产。……可是有一条，凡人命官司他不写谬状，真就真，假就假，烟土再多，看都不看，说是不好向阎王爷交待。”

我想知道他的童年、他的家庭，母亲却说只知道他爹是粮行帐先，他妈死得早，他们一家是漂来户。至于他的后代，好像有儿子和闺女，都在外边做事，简直同家乡没有联系。

前些日子看到一份本县县志资料，铅印，只有两行：

李化甫，少有大志，一九三〇年前后加入共产党城西支部。为争取土匪武装，打入崔二蛋杆匪，战斗负伤，被十六师俘获，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我问母亲：“那人头李三是不是叫李化甫？”

母亲想了半天，终于含混不清地说：“是啊，他叫什么名字呢？”

八 姨

我是先学会童谣后认识其人的。我不知道那童谣是谁编的，谁教给的。第一次在家里唱，母亲笑，摇着头，喝问：“谁教的？信口开张。再不要唱了。”我蹦着唱得更响：

“七儿，八儿，
卖黄瓜儿。

七担着，八喊着，
掉只花鞋俺抹着。”

母亲把针线筐扔下，满院撵我。抓着，憋着笑，一脸正经地说：“再唱，杀了你！”后来我问，母亲总是说：“再不许唱！为啥？这歌儿不好。”

后来乡下的四外爷同一位姑娘到我家来。我直勾勾地盯着那姑娘瞧。她真漂亮，脸蛋圆润，睫毛很长。那时候不知道她是化过妆的，搽过白粉，轻轻打了胭脂、口红，眉毛又细又弯。她不像县里一般女孩子那样留辫子、刘海，她是齐齐的剪发，很精神。穿着也不一般，旗袍料子不算特别，但式样分明显得秀气好看，下摆的叉子开得高，走起路，能看见白白的丰腴的大腿。绣花皮底鞋，跟高高的，两只脚交叠迈步，屁股便很好看地摆动。

“这是你八姨！”母亲说。

我没有吭声，只是呆呆地望她。八姨怜爱地冲我微笑一下，嘴角露出浅浅的酒窝，伸出手，很温柔地在我头上抚摸了一转。此后，我便永远记住她那瞬间文静可爱的形象。

我不明白一向待人和善宽厚的母亲为什么不喜欢八姨。我看出父亲和母亲都客客气气地敷衍他们，无意留他们吃饭。可是，四外爷还是半推半就把八姨留在我家。他说：“过两天，我来接她。”我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八姨。她坐在窗下总有些心不在焉，同我玩也老走神。可是，我就喜欢她这种胡思不定的模样。有时候抓着我的手，在她手里揉着玩，有时摩挲我的额头、脸蛋。我知道她是无意识的，所以才那样忘

情，那样长久地抚弄，像玩一只猫。

后来我问：“我有七姨吗？”

她凄然一笑（她笑起来不露牙齿，红润的嘴唇向两边微微绽开，嘴巴便显得长而优美，酒窝旁漾出一个竖纹），“那是我姐。”她淡淡地说。声音甜润悦耳，却又掺着感伤。

于是我明白了那支歌为什么母亲不让唱。

四外爷把八姨领走并不是两天后，而是差不多十天左右，临走的时候，我看见八姨哭了，眼泡红肿着。我默默站在门口。八姨悄悄把一个手帕小包递给母亲，说：“你给他。”母亲没有作声，转过身，亲了一下我的额头，嘶哑地说：“林林，你要想着八姨。”我就哭了，默默地泪眼模糊地看着八姨掏出手绢，揩揩眼睛，匆匆走出二门。

再见她，已是十年以后。一个黄昏。那时我们刚从乡下跑土匪回来，家里一片凌乱，家具都被土匪砸烧了，铺子里乱七八糟。父亲正从夹墙里向外掏货物。那是房主做生意时掏修的夹壁，乱时用来藏值钱货。

突然有一个人影闯进院里，站在屋门口。母亲嚷：“谁？”我们都扔下东西出来看。是一个瘦干干的女人，头发不整不齐地披着，衣着邋遢，臂里扛着一只篮子。

“还没做饭呢！”母亲嚷。

那女人笑了一声：“二姐！”

昏暗中，母亲凑近她的脸，惊叹一声说：“是八儿！”

尽管那晚上八姨同母亲聊得挺亲热，有时还笑一阵，好像很爽朗，但我一直不敢正眼看她，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悲伤哀怜。我实在不敢拿眼前这个形象同八姨在我心里的模样对

比。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晚上，八姨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放在锡箔上，在灯火上燎着。吸——哈——，锡箔上的细粉末变成一股白气，被她吞进去，立刻就有了精神，不再打呵欠伸懒腰流鼻涕。我知道，那就是元亨掌柜经常贩运的“老海”——海洛因。

这次她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临走，又交给母亲一个手帕包，比原先的大，重，叮咛作响。“给他。”她说。母亲说：“就算了吧。”“给他。”她说，匆匆地走出去。这一次她没有搂我，也没有亲我。我已经十五岁，戴了帽壳，穿着长袍，像个小老头儿。

第三次见她是两年后，建国军杆子进城。那时县里驻着四十七军，各商号还组织了“相公队”（自卫队）。平时派粮派捐派草料，连市上的税务也由军队委了人征收，地方上不准插手。可是，建国军进城的时候四十七军头天晚上就撤走了，据后来有人说，是建国军许下二百箱大烟，同军部商量好的。那一次，全城商号损失最大，因为谁也没料到，相公队没放一枪就跳城墙逃跑。混乱当中，母亲和父亲急蒙了头。刚打开后门，就看见土匪像潮水一样从西城巷子里涌过来。连忙又开前门，听见一声大喝：“门板下开！下开！”一个掂手枪的土匪对着父亲挥手。这时候，忽然有一匹马跑来，是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她跳下来，把一面蓝旗挂在我家门口。“这是我姐夫。”她说。那土匪军官把手一拱，胸前作一个揖：“误会了。别见怪。”

可是，不大一会儿，看见城隍庙街的霍二少和他的太太被绑着走过来。霍二太太也是街上有名人物，标致，新式女

性，读过书，演过文明戏。八姨站在西城门下，靠着马。看见他们走过来，脸上的颜色霎时变得苍白。只是一瞬间，便低下头，手里悠着马缰绳。霍二少盯着她望，眼神复杂。霍二太太对她啐了一口唾沫。刷，押他们的土匪抽出大刀问：“是不是？”八姨突然哭了，伏在马鞍上。两颗人头便骨碌碌地滚进城河里去。

那时候，我和母亲都在前院临街的小楼上，透过楼上的小花窗屏气向下望。母亲吓得颤抖抖地捏着我的膀子说：“八儿真疯了！”我说：“杀一个少奶奶，少一个浪货。”母亲回手打了我一巴掌：“你知道她是谁？”“谁？不是霍二太太？”“那是你七姨！”是的，我仔细想来，霍二太太的身架长相确实同八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既然是亲戚，为什么从无来往？父亲说：“少问！咱们小家小户，攀得上那样高的亲戚？”

不知为什么，土匪在城里住了三天，八姨竟一次也没到我家来，好像把我们忘记了。

接着是十六师同四十七军合围建国军。城里大街小巷都响着枪，倒着一片一片的死尸、死马。血水从大街路面上漫过栅板门门缝，流进商号屋里。

过了许多天，黄昏以后，有一个人头上包着黑帕子，敲开我家门。同父亲、母亲在厨屋里低声说：“这是蒂芬的包袱，说叫捎给你。”那人没有停留，连夜匆匆走了。

第二天，我看到八姨写的一张纸条，桑皮纸，毛笔字，工整，秀丽：

首饰给二姐，钢洋二十块，胶鞋给林林。

母亲叹息一声说：“四伯这一家，算完了。”

父亲拍着我的头说：“林不要读书了。看看七、八，都是开封洋学上出来的学生！”

“是吗？”我说。

从那以后，我一直想象着开封的洋学是怎么回事，暗暗希望过两年去那里读高中或是师范，可是，我总也没能实现这愿望。而且，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能打听清楚，八姨为什么杀七姨？我翻过县志，县志上仅仅记着四外爷的名字，在“地方乡绅”一栏里。

祠堂印象

把祠堂同鬼、狐、大仙联起来是长大以后，听多了大人们的故事，半懂不懂地读了《聊斋》。那时我还小，连祠堂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明白。察把五舅领我到祠堂去，是因为与我一起来七外爷寨子躲避战乱的大哥二哥都回城里去了，没人跟我玩。

养鹌鹑的人都懂察把的意思。我在另一篇小说里提到过。我认为“察”是“唱子”的切音。为了诱捕鹌群，专门养几只鸣声嘹亮的公鹌，黎明时挂在田野里，用它们的歌声招引同类，这种鹌鹑叫“唱子”。它们不吵架，常年挂在廊檐下，用煮熟的酒谷甚至拌上蛋黄来喂养，使它们精力过剩，经常处在发情的兴奋中，叫声也就特别清脆动人。我和二哥常把这一套学给牌坊街的孩子听，两臂拍打胯骨，伸长脖子尖叫：“秃枯察——秃——枯——察——”，“追——追——”（这是母鹌的混声奏

鸣)。我们让西门外京货铺的三丫头扮母鹤，二哥扮察把，蹲在牌坊柱子后边，玩逮鹤鹑。无辜而多情的公鹤母鹤们被突然出现的察把惊得四散飞逃，一个个撞入预先设就的网里，被揪紧了塞入黑暗的布袋去。养“唱子”逮鹤鹑的人就叫“察把”。

自从跟着察把五舅在祠堂里过夜，才知道“唱子”并非如想象那般养尊处优寻花问柳。原来他们也是极辛苦、辛酸的。投入全副激情在雾蒙蒙的黎明啼唤，眼看成群美丽温柔的雄性雌性落网，却仍然身在囹圄，眼巴巴地徒劳相思。每当挂野的前夜，五舅把一溜唱子笼摆成圆圈，点着一盏麻油灯，与看祠堂的尾巴儿表伯坐在圆圈中央“熬察”。他们抽旱烟说闲话，守着飘飘颤颤的灯火。过一阵，拿起身边小棍插入笼里，一个个搅动，让唱子扑楞楞窜跳。整夜不睡，直到三星正南，收拾挂杆、网、帘，到野地去挂笼。熬过整夜的骚扰，唱子们才会在田野的晨风里格外新鲜活泼，欢快雀跃。

那时的天气并不冷。我披着察把五舅的袍子，依在尾巴儿伯的草墩旁。麻油灯冒出一缕细烟，袅袅飘动。祠堂院的方砖地面向灯影深处铺展开，像一面灰色的印花布床单。夜色四合，整个世界聚拢为一团雾腾腾的淡黄色的光辉，被唱子笼围成迷蒙的圆环。坐在圆环中心，听两个大人絮絮说话，望着祠堂黑幽幽的屋檐，檐上深不可测的天空里星光闪烁。忽然有蝙蝠从耳边掠过，夜色震颤为看不见的涟漪。村庄与山野隐入无边的寂静，使人禁不住惶悚不安。起初我的精神很好，听他们讲先辈人的逸事，敬在祠堂深处的牌位都变成活生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在摇晃的灯影里走动。长毛

披着红头巾、黄头巾，站在老二爷院门口。老二爷握着很长的旱烟袋，咳嗽两声说：“粮食、马料，好说。这地方人容不得招花惹草。”我眼前晃动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身影，苍白头发，辫子如一条粗麻绳似地绕在脖子里，面目清癯，表情冷峻。两个长毛腰里插着大刀，半笑不笑地看着老二爷。“南门上的三寡妇跟一个安徽长毛好上了。”“睡了？”“睡了。”“三寡妇不是还年轻吗？”“十九岁。”“我听说是二十一。十七岁生的老扁担。”“……长毛开拔了。他们吹了三遍号角，看不见那个安徽佬。太阳升起很高很高，河那边洋枪砰砰啪啪乱响。……安徽长毛在祠堂西边沟坎上躺着。没了那玩艺，砍下的人头放在胯裆里。”“听说三寡妇……”“没那事，没那事。”我想象不出一个人的脑袋跑到腿裆里去是什么样子，但我确实感到周围的黑暗变得更加粘稠，飒飒的风声带着腥臊的气味。两个黑影从沉重的眼帘前掠过，寂静中突然响起唧唧呱呱的尖叫，扑扑腾腾的声音像长毛奔驰的马蹄声。唱子笼从浑沌中显现出来，麻油灯前落满蟋蟀、昆虫，蠕动着，朝灯头扑飞。……当我感到自己快要掉进一个漆黑可怕堆满死人的深渊时，我就抄起尾巴儿伯的小棍，跳起来，绕圈搅动笼里的鹌鹑，鹌鹑的叫声和扑腾声把我迷走的灵魂带回到祠堂院的灯光里，带回两个强壮的男人之间。我想，唱子们大约与我一样整夜在察把五舅和尾巴儿伯的慢悠悠的说话声里挣扎。他们的说话声在深夜里幽远绵长，如汨汨流淌的小溪，不可抗拒地把人带入恍惚的深谷。深谷里变幻出难以分清时代的影子和情景，几代人晃晃悠悠隐现，向我挤弄眉眼。

白天，我到落满灰尘的神案上去寻找夜里为我表演故事

的那些人物。尾巴儿伯在秋日艳阳下懒洋洋地扫台阶，把地里摘回的绿豆角在柳条篮子里搓弄。依然穿着夏天的老蓝布裤衩，光膀子。赤裸的上身如坚实的紫铜，闪着棕色亮光。腿脚像牲口蹄子似地矫健地戳在地上。眼神咄咄逼人，黧黑的长脸，蓬乱一头刷子似的硬发。我常常想象他小时候拖着偏在右方的小辫子的模样，一下子就同我的小伙伴——茶叶店的尾巴儿小海混淆起来。

祠堂笼罩在不动声色的寂寥中。这静幽与夜晚不同。夜晚的寂静像愈收愈紧的纱网，白昼的寂静却如慢慢涨溢的池水。我在这漾出波光的僻静里沿着雕花落地木隔墙走，踮起脚尖望古铜色神案上的牌位，龛笼。麻雀在檐下穿飞，唧唧喳喳呼应，斑鸠在不知什么地方咕咕嘟嘟叫。中庭大树上传来幽咽的蝉鸣。

当站在大殿左角过道门口，面对紧闭的两扇黑漆门时，我瞪大眼睛，屏着呼吸，仿佛踩在进入梦中世界的门坎上。我觉得，被唱子笼包围、晃动在砖铺地的院落里的惺惺忪忪的梦境，随着吹熄的灯火，在黎明前的雾气里化为一缕轻烟，被关锁进这扇黑门里。

尾巴儿表伯从不让人走进这阴暗的过道。我没法猜想它连着怎样的处所。豁然洞开的四合小院？一层层台阶走入地窖、洞窟？还是一间红漆花格子门的幽室、阁楼？我在那儿逗留遐想，尾巴儿表伯手里照样掰弄自己的活，抬起眼帘，瞅着我说：“里边又没藏着女人，有什么好看？”

五舅一来，他们就说鹌鹑。然后说收割了庄稼的田野里的兔子、野鸡、狐狸、刺猬。尾巴儿伯从东厢房墙上摘下他

的枪，那样长、那样笨，枪管如伸出去的牛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向里边装砂子儿似的铁弹丸。——如西门拱券杨麻子摇着唱机叫卖的麻凉的仁丹样的东西。在秋天的田野上踩着豆茬、谷茬，蹚过尚未飘落净尽的苍赭色的灌木林，踏过新翻的犁沟，窜过田坎，追踪野物，也许是我最快活的记忆。

“娃子生来命凄惶，割了庄稼你没处藏。”这是我和二哥在乡下学来的狡黠的智慧。牌坊街的孩子们只能眨巴着眼睛傻听。“这就是你！”二哥说。“兔子——懂吧！”我自豪地说。突然看见一个土黄色小玩艺蹦蹦跳跳蹿出来，不顾一切地跑过光秃秃的堡子地，谁都会抑不住欢悦笑叫。察把五舅把眉毛一挑，粗暴地低声断喝：“别做声！”我站在田边衰草丛中，看两个大人端着猎枪蹑脚蹑手绕着犁沟转悠，一颗心提到喉咙眼里，鬓边响着轰轰的心跳“砰——”，犁沟里冒起一缕白烟，我欢叫着跑过去，看中了弹的兔子在血泊里挣扎，一条腿抽搐颤动。

这样，我们在祠堂院里熬察就更有活干。尾巴儿伯在厢房外支起锅灶，抱来棉秆豆茬，把野物吊在小槐树上开膛剥皮。在我披着棉袍面对闪跳的灯火和周围圆形的唱子笼时，端着一只很大的冒热气的粗瓷碗，歪头啃那些很有嚼头的坚韧的兔腿、鸡腿。察把五舅面前摆着炖热的黄酒，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热烈，而且常常插进一些粗野的骂女人的脏话。好像油光光的双手，掰弄的是女人的肉体，飘散出粘乎乎的腥咸的香味。

多少年后，我一遍一遍在记忆深处搜寻，不知究竟是否经历过那样一个秋末的夜晚？愈要忆得确凿，愈加陷入惶